

茂盛的草原草

一转眼又来到了草长莺飞的六月,突然想起去年看过的内蒙古草原。其实我在呼伦贝尔待过很长一段时间,对一望无际的草原不算陌生。当年红花尔基发生大火时,我正坐吉普车穿过一片片的草原,远远看见前方天空中有一缕白烟。同行人说:“不好,有火灾了。”于是,我们急速赶往那里,采访紧张的森林扑火场景。如今,一隔三十多年,我再也没有好好看过草原。而不经意间,赤峰市的翁牛特旗草原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。

翁牛特旗是全国有名的沙漠治理区,著名的红山文化就在此地发生。中华第一龙碧色玉龙的出土,把这里的人类文明提升到新石器时代。可以肯定的是,这里较早地出现了狩猎、采集活动,是早先人类适宜的活动区域。和内蒙古其他沙区不同,翁牛特旗密集呈现文化多样性、复杂性、生态脆弱性,有山有树有河有草原有农业,但是雨水少且分布不均,时时被沙漠所威胁。严重时,沙漠吞噬了农田,摧毁房舍,让人们无法生存。

当代翁牛特旗人参加“三北”防护林工程,一直锲而不舍地同沙漠做长期斗争。一路行过,看见少量的沙山,更多的青山,还见到不断出现的绿树包围着农田,偶尔出现人工水库,说明这里的生态成果总体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尤其是,看过很多耐寒的荒草,在沙地丛生,锁住沙地,让沙漠变得老实乖巧,甚至成为大人小孩暑期的乐园,不禁莞尔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来到了灯笼河草原核心景区,在原生沙漠地带突然见到纯粹的草原,心情自然大异于以往。

此刻,天不热,还挂着一些欲雨的云彩,径直走向核心区,几年前源于重点保护的思路,打造了号称不同于欧版的草原。我笑说那就该叫中版草原,当地人不置可否。估计他们认为可能应该还有最美的草原才配得上。在路旁的宣传牌子上,他们写道:“河的源头,云的故乡,花的海洋,草的世界。”我一眼就看到,这里还缺一项:树的天地。是的,我放眼看去,远处的深部确实还有森林,郁郁苍苍,但这只是在山沟里存有的一片森林。在灯笼河,前四项内容这里都呈现出来了,最后一项我认为重要的内容还有待时日。

出于保护这里不再让车辆通行,但是过去的车辙形成的步道就此留下来,竟然成了人行步道。我们向着前方坡顶走去,你看草多委屈,一旦受伤,就不再来到有车辙的地方。沿着没草的两条路径上行,那些初来的女人们哪里经得住这样泼天的绿色,欢叫声在耳边不断响起,有的男人也顾不得形象,大喊大叫着拍照。我们的脚开始和草接触,尽量保持距离,四周全部是草。各种各样的草对来客并不拒绝。它们在抓紧时间展示自己。于是各种草的形状,各种草色,各种草的气息,在眼前飘动。

这是纯粹草原。在这里,草在做减法,减少了其他元素;又在做草的加法,增加了草的种类。草原成为具象和抽象混合的世界。我的心已经忘记草原之外的世界,忘记了刚才还有的喜怒哀乐,忘记了身后城市不断增加的复杂与烦恼,感觉自己是一条小小的船,飘荡在纯粹草的河流里。

在草的芬芳中,我欢欣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山顶,向四周和远方眺望。远处的山顶,风机的大叶子轻轻转动,生产着绿色电能。还有几个彩色的风机,在这里是首次看到,妖娆着身躯,装饰着空间。更远处,绿色一望无际,匍匐到天边。大地像被刷子刷过一样,高低起伏,曲线毕现,妩媚自然。这时,各种云彩形成的阴影暗线,在大地的躯体上一晃而过,造成移动的光变,绿色大地随即出现动态的景色,增加了动感。风不大,什么也不改变,改变了我的发梢和微微的心情。低头仔细看脚下,山脚下密集得不行,随着山坡高度上升,有些草消失了,有些草高大突兀了,总体上草变矮,变得硬朗了。这时,有鸟声脆亮传来。我们抬头,看见山雀在空中逆风飞翔到高处,又突然栽了下来。它们是在快乐游戏吗?我们能和它们一样时时享受着快乐透明绿色的自由吗?

我留意到脚下的土地,这里土层微黑、厚实,估计是当年火山活动的遗迹,正是这里土壤的特性,不同于沙漠里的沙砾,使得这里的草呈现多样性、柔美、芳香,轻轻一碰像能掐出水。它们和沙漠里苦寒的耐寒的草儿同属一地,命运却出现极大不同。更何況沙区的草,每一径生长都更不易,更是一次次生命与环境高难度的搏斗。

我想起沙,沙是何许东西?细小的颗粒。沙有水偏旁,离不开水。离开水的沙,变成了砂,沙漠就此形成。沙漠是自然分化的一个过程。要让沙漠变成草原,治沙先要治土治水。欲要使草长期肥美,还需要森林相助,最重要的需要人的相助。不打扰和主动改善,都是大有可为的地方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花 剑

刘奔海

几年前,从邻居家花盆里分离出了一棵芦荟苗,移栽在家里的小花盆里,放在客厅的窗台上。它只有几片叶子,小小的花盆都显得太空旷了。

这棵芦荟苗很容易就成活了,只是它生长很缓慢,十天半个月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,加之叶片肥厚,就算几天不浇水也不会萎蔫,渐渐地,我们就不怎么关注它,偶尔看到盆土都干裂了,才赶快给它浇上一杯清水。不知不觉几年时光,曾经的那棵小苗竟长成了庞然大物,花盆已显得太小了,窗台的空间也太小了,挤得它粗大的叶片不能伸展开来,扭曲着,看起来就像张牙舞爪的章鱼,似乎它要抓着花盆逃离。

去年深秋的一天,我惊喜地发现,芦荟的一片叶腋处竟像小麦玉米抽穗一样冒出10厘米长的茎枝来,仔细看,顶上像是一簇小小的花苞。难道是芦荟要开花了吗?芦荟还可以开花?我感到很新奇,手机上查了一下资料,芦荟真的可以开花,只不过较为罕见,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有可能开花,有些品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,5年甚至10年。

芦荟叶腋处抽出的茎枝叫“花剑”,顶端是花絮,当花剑抽出后,就开始孕育花苞。

花剑长得很快,几天时间,竟长出一尺多高,亭亭玉立,顶上的花絮也渐渐清晰起来,像麦穗,一粒一粒的花苞紧紧簇在一起,亮晶晶的,煞是喜人。

花剑不断地长高,茎秆也变得粗壮。那些小花苞继续长大,颜色变得橙黄,伸展开来,状如小辣椒,花絮从上往下逐渐散开,错落有致,凑近它,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开花了!最下面的花苞几片花瓣张开一个喇叭口,里面的几丝花蕊从喇叭口里探出头来。我期盼它完全绽开,花朵一定很美。可是没有,只两三天时间,它便颜色暗淡,枯萎凋谢了,接着又是第二朵,第三朵……我有一丝失望,芦荟开花也太矜持了吧,这样就算开花了?这么多年开这一次,怎么不热烈一点,竞相绽放,争奇斗艳?

这支花剑就这么挺立着,一朵朵花苞绽放,枯萎,凋零,上面又孕育出一朵朵花苞,长大,含苞待放……那些凋谢的花瓣不断掉落在窗台上。一次妻子正在擦窗台,对我说,把芦荟这个花秆剪掉吧,开败的花瓣掉得满窗台都是,再说,这花也不是多好看。我走到窗台前,看着那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花苞,觉得于心不忍。便笑着说,你看它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开一次花,刚

开你就把它剪掉,这就像把满怀梦想的人的希望突然掐断,你怎么忍心呢?就让它继续开吧,应该再过几天就开败了。就这样,这支花剑上的花儿就这么淡定而文雅地开着,开得一丝不苟。

这支花剑不断长高,触碰到窗顶,不得不弯下头来继续前行,向着有光亮的地方生长,孕育花苞。不知不觉中,四五月过去了,这支花剑曲曲折折竟长出快要两米了,顶上的花絮仍然在艰难地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孕育花苞,我忽然就想到了“十年磨一剑”这个成语,一个有志向和梦想的人,忍辱负重刻苦磨炼,就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抵达光辉的顶点,在华山论剑;而这盆芦荟,它也有梦想,它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抽出一支“花剑”,不需要锋芒毕露,也不需要媚人的眼,它就想着能够有尽可能多的花儿在它的剑身上宠辱不惊地向上、再向上绽放。

看到网上说芦荟开花会消耗过多的养分,可能导致植株生长减缓,元气大伤,甚至导致死亡。但对于一盆默默无闻的芦荟而言,它只要开过一次花,有无数朵花儿在它的剑身上绽放又凋零,就算它不久就枯死,它的一生也是辉煌的。



撒播希望 翁桂涛 摄

◇信笔扬尘

九九声里识人间

黄 振

小时候上学,背乘法口诀大概是我最早接触的数学启蒙。

“一一得一,一二得二……”我们在晨读声中一遍遍喊着,像念诗,也像唱歌。老师会让我们站起来背,有人背得快,有人声音小,有人结结巴巴,脸红得像窗外的朝霞。可无论是哪种记法,谁都知道这不是一道题,而是一首从小写进脑子的韵律。

那时候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。一个又一个数字,用口诀的方式连接起来,像一首节奏分明的童谣。被我们在课本、墙报、挂图上反复看见。可是多年以后,当生活早已远离教室,看到孩子拿着数学书在背“七八五十六”时,我竟莫名动容。那声音,不仅是记忆的回响,更像一根穿越时光的线,把我们和遥远的古人牵在了一起。

很少有人知道,我们今天背的“九九乘法表”,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《孙子算经》。书中完整记录了“一一得一”到“九九八十一”,用最简洁的语句,刻下最基础的数学关系。它不是舶来的“乘法表”,而是一部中国人自己的“数的歌谣”。

这些口诀被称为“九九歌”,也叫“口算口诀”,是那个年代孩子心中最早的“数学之歌”。没有公式,没有计算器,古人就靠一张口、一根竹签、一块沙盘,把乘法的规律记在心里、算在指尖。直到今天,这组口诀依旧藏在我们的语言、生活,甚至笑谈之中——“不管三七二十一”“九九八十一难”,说起来仿佛天经地义,其实都源自那部最早的数理歌谣。

“口诀”这个词,本身就带着一种温

度。它不是知识的冷冰冰陈述,而是记忆的温柔叠加。它有节奏,有韵律,像古典诗词的工整对仗,也像农谚那样简明易记。在没有计算工具的年代,这样的表达不仅便于记忆,更是一种文化的智慧——让复杂的逻辑,化为耳熟能详的生活语言。

小时候我们不懂“口诀”的意义,只知道那是必须背下来的东西。可长大后才明白,这些看似机械的数字组合,其实藏着最深的数学逻辑。九九乘法表不是死记硬背的惩罚,而是一个民族数理教育的起点,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去理解“乘法”这件事的一种方式。它从来不只是“多少是多少”,而是一种用声音记住世界的方式。

我见过农村小学的孩子,在泥地里用树枝画出九九表;也听过年近的老人,在打算盘时喃喃复诵口诀;还有我自己,在夜晚的厨房里边洗碗边帮孩子背“六七四十二”。这不是数学题,而是生活里最普通、最真实的片段。它不是考试用的技能,而是代代相传的记忆的秩序。

有人说,中国人讲究条理与对仗,“九九歌”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。它以“九”为极限,从一到九,再从九回到一,刚好排成八十一句,首尾呼应,结构完满。这是我们的“数之美”,是藏在口诀背后的逻辑之美、秩序之美、语言之美。

也有人说,九九乘法表是最早的教育平权。因为它简便易记,不需要识字太多,也不依赖工具,人人都可以学、人人都能用。从市井小贩到状元秀才,从农夫到算学先生,这一行行口诀让知识流动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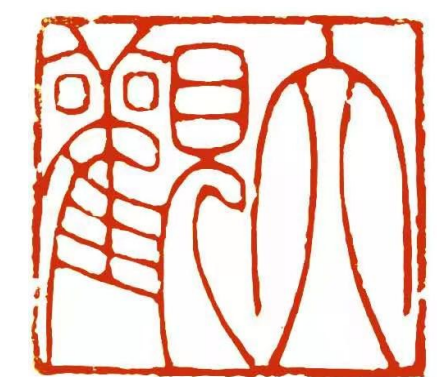
街头巷尾,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最朴素的教学启蒙。

如今,课堂上仍在背诵九九表,但声音似乎平淡了些。有些孩子太早接触计算器,有些教学环节省略了背诵,有时连“口诀歌”也不再贴在教室的墙上。但我始终相信——无论技术如何进步,工具如何智能,也不该忘记那些一字一句背出来的声音。

九九表不是陈旧的符号,而是根。它让我们在这个复杂而纷乱的世界里,找到数字的规律、语言的节奏与思维的秩序。它像灯塔一样,照亮我们走进更深邃的数学世界。

那些童年背下的句子,也许多年后我们已不记得每一项答案,但那种用声音记下知识、用节奏刻下逻辑、用整齐打通记忆的方式,早已悄悄渗入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中。

那一声声吟诵,是童年的节奏,也是文明最初的回响。



村庄上空的钟声

刘 平

马树是市报文化旅游版的一名优秀记者,采写过很多有分量的稿子。

马树善于广交朋友,从他们那里源源不断获取新闻线索。那天,又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提供了一条新闻线索,烽火村有一口古老的大钟,在抗战期间曾经救过全村人的命。马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,说:“你说细一点。”朋友说:“具体情况我一个朋友清楚,他就是烽火村人,你可以找他。”

朋友说的那个人叫赵全根,朋友把赵全根的手机号码给了马树。马树马上联系赵全根,说了自己的身份,问:“赵大哥,听说你们村有一口大钟,在抗战期间救过全村人的命,是真的吗?”

赵全根说:“是真的。”顿一下又说:“不仅抗战期间救过全村人的命,1968年苍河发大水,也救过全村人的命。”

马树说:“赵大哥!请您说具体一点。”赵全根说:“我也是听老辈人说的。那年来了一队日本兵,出了大青山谷快到村口的时候,被一个放羊的村民发现了,他赶紧回村敲钟,全村人才躲过了一场劫难。还有1968年苍河发大水,冲垮了河堤,烽火村地势低,洪水往村里灌,又有人赶紧敲钟,村里人听见钟声马上撤离了。”

马树说:“赵大哥,我要去烽火村采访一下,请您当向导。”

赵全根叹气气儿说:“唉!我们两口子都在东莞打工。”

马树“喔”了一声,心里有些失落。对这样一个好素材马树是不会放过的。第二天一大早,马树就叫上驾驶员,驱车前往烽火村。

苍河从城西流过。出城西沿着苍河边的一条公路往北开,公路随着苍河蜿蜒。苍河西北方向,是绵延的大青山,约一个半小时后,终于到了烽火村地界。突然,路边一块巨石引起了马树的注意,他叫驾驶员停车,下去一看,巨石上面刻着三个大字:“决堤口”。下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,记录着1968年苍河决堤的过程。马树拍了照,又上车继续前行。一会儿,就到了村口。

车在村道上行駛,马树心里却有些莫名的失落。一路上他看见大片大片的地都荒着,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甚至没听见一声狗叫。车在村子里绕了半天,一直没找到那口大钟,也没有看见一个人。只好停车下来,站在那里茫然四顾。

四下里安静得出奇,整个村子像死了一样。突然,耳朵里传来一阵“当、当、当”的钟声,钟声很响,很沉闷,在空旷寂静的村庄上空回响。听见钟声,马树顿时有了精神,仔细辨别,钟声来自东北方向,不远。只有一条小路通往那边,马树决定步行过去。

步行约20分钟,拐过一个院门紧闭的大院子,马树终于看见了那口大钟。大钟由三根木头支撑着,每根木头都有盆口粗。大钟旁边,是一棵老槐树。老槐树下的石凳上一动不动坐着一个老头。他是马树进村后看见的第一个人。

打过招呼,马树问:“老人家,村里咋没人啊?”老头瞟一眼马树,喃喃:“都出去打工了。”马树说:“都走了,谁种地呢?”

老头抬眼看着前面一片荒地,说:“没人种了,都荒了。”

马树看着钟上系着的那根绳子,换了一个话题:“老人家,刚才是您在敲钟吗?”

老头“嗯”了一声,点点头。马树说:“您敲钟干啥呀?有啥事吗?”

老头说:“人都走了,还有啥事? 闷得慌,敲几下解闷儿。”

又聊了几句,马树向老头表明了自己的身份,还掏出记者证给他看。马树向老头了解大钟救全村人命的事,老头说得很详细。后来,马树拍了一些照片要离开的时候,老头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,抓住马树的一只手,用一种期盼的眼神看着马树说:“马记者,请您好好写写我们烽火村吧!您看现在村子都成啥样子了?人都走了,地都荒了,看着心里就堵得慌啊!”

其实,马树心里也有点堵。回城后,马树一直没有动笔写大钟、写烽火村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写。

五年后的一天,马树突然接到赵全根的电话,说烽火村搞起了乡村旅游,他们两口子也回来了,在家搞生态采摘、农家乐。赵全根请马树去采访,马树又去了烽火村。

这天天气很好。一进烽火村,马树就看见田野生机勃勃,游客拍照留影。旅游小火车穿行在蔬菜基地、花卉基地间。马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这就是自己曾经来过的烽火村吗?

赵全根一直陪着马树边走边看,赵全根大声向马树介绍烽火村这些年的发展和自家的情况。突然,一阵“当、当、当”的钟声传来,听着那悠扬的钟声,马树说:“走!去看看那口大钟。”

边往大钟方向走,赵全根又介绍大钟的情况。现在那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,游客扫码敲钟祈福,5元敲6下。

走过去马树才发现,大钟旁边立了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,记录着大钟两次救全村人命的事。旁边的老槐树上,系满了红布条。赵全根说:“都是游客系的。”

守大钟的是一个老头,马树觉得有些眼熟,仔细一看,正是五年前他来烽火村时敲钟解闷儿的那个。

“这是王大爷!他守大钟,每个月2800元。”赵全根介绍说。

午饭是在赵全根的农家乐吃的,在那里马树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情况。午后三点马树动身回城,刚到村口,身后又传来一阵悦耳的钟声,当、当、当。

当天晚上,马树熬了一个通宵写成了一篇通讯,题目是《烽火村的钟声》。